

**H 浮世绘影  
世纪流星雨****H 红色岁月****延水谣 万泉长**

——忆吕璜

■ 符浩勇

流星雨到来之前，媒体就已经炒得火，称是百年以来最美丽壮观的一次流星雨，并且称在那天晚上9点10分左右，屯昌县加乐潭旅游度假区将是观看流星雨的最佳地点。这条消息连我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妹妹都被迷住了，她们相约打来电话说，一定要赶过来和我一起去看世纪流星雨。

日暮时分，我们赶到了加乐潭旅游度假区。沿着弯弯曲曲的林间小径攀登，我们进入度假区从林保护区，眼前古木林立，良材济济。林海之中，奇形怪状的树根、盘根错节的藤蔓互相缠绕，构成蜘蛛网状的天然屏幕；那些附生植物蕨类，巧妙地繁殖在死亡的大树上，宛如空中花园。雨林的底层，生长着数以万计的真菌以及各式各样的红白藤、过江龙、黄连藤、山姜、鸡血藤、七叶一支花等植物。但这些我们无心留连，我们是冲着看流星雨而来的，那是百年以来最美丽壮观的一次流星雨。

平日里旅游度假区的夜间是宁静的，可那天却热闹得像集市，到处都是特地赶来观看流星雨的人，他们在兴奋地抢占最佳观看流星雨的营盘。我们兄妹好容易才寻觅到一处较为平坦的沙地驻扎下来。

夜幕终于降临了，我们在坡地摆开了食品饮料，一边吃喝，一边等待着流星雨的到来，虽然明知道流星雨的到来还有一个多小时，但还是忍不住时仰望天空，生怕流星雨瞬间的不期而至。一分一秒都是在兴奋的期待中度过的，好不容易盼到了9点，我们的兴奋都已到了饱和点，虽然脖子都已仰望得酸疼酸疼的，但此刻谁也不敢再把头低下歇息片刻，都以最顽强的意志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天空。可9点15分过去了，天空还是没有出现流星雨，9点29分又过去了，天空仍没有出现流星雨，我的两个妹妹都歇息去了，我作为兄长，只能苦苦支撑。

时间已经滑到10点多，周围看流星雨的人开始移动着失望的脚步，一串失望的脚步牵动着另一串失望的脚步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河谷地带的人群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瘦弱的二妹妹再也沉不住气了，嚷着要识时务随大流赶紧撤。我自然不会轻易打退堂鼓，说：“再坚持半个小时。凭我的生活经验，美好的事物总是会在你将失望时蓦然而至的。再说三妹从那么远专程赶回来看流星雨，要是错过了，岂不是遗憾终生！”

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我的两个妹妹才勉强同意坚持到11点，流星雨如再不来，我们就只好大步流星返程。不过考虑到每个人的脖子都已酸疼之至，我采取了一项紧急措施：我们轮流由一人拿望远镜巡视天空，余者低头休整，10分钟一轮换。

到11点还差10分时，轮到我最后一次值勤了，我一边举起望远镜，一边在心里祈祷：美丽的流星雨啊！你快快降临吧！让我那千里之外赶赴而来的妹妹留下美丽的回忆吧！

天呀！我的祈祷灵验了！蓦地我看见了天边一闪一闪，我定眼一看，无数颗美丽的流星正一闪一闪地划过。“哈哈！流星雨！流星雨！我看见了！我看见了！”我喜不自抑大叫起来。

小妹像一个猛地打气的皮球，顿时从地上跳了起来，一把从我手中抢过望远镜朝我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她只看了一眼就兴奋地叫了起来：“哎呀！真是流星雨！一闪一闪的！好看！”我一把从她手中抢过望远镜道：“不要一人独享，让你二姐看看。”我把望远镜递给二妹，她一边看一边喃喃地说：“真是美丽的流星雨！真是不枉此行啊！”

正当我们兄妹沉浸万分激动和兴奋中时，一束光柱向我们扫来。原来是一个手持加长手电筒巡查治安的保安。他走到我们跟前，问：“你们还没走？看到流星雨了吗？”

“看到了！看到了！刚才才来的！我们要的是沉不住气，早走10分钟，也就看不到了！”我兴奋地嚷道。

“在哪里？我也看看！”保安惊喜道。

“在那边！”保安朝我手指的方向习惯地用手电筒照了照，我蓦地一下惊呆了，手电光所照之处，50米开外的地方有一根灯柱，那上面的灯泡罩缺了半边，灯泡的光在豁豁牙牙的灯罩的反射下，加上周围被风吹动的一闪一闪的树枝，就成了我们所激动所兴奋的美丽的流星雨。

我随即笑开了：“哈哈！原来美丽的流星雨是这样形成的啊！”妹妹们弄清我疯笑的原因后，也都朗朗地笑开了——其实那是夜幕中山崖、枝叶、灯，以及摇曳的风一起合成的烟雨。

■ 莫壮宁

您走了，终还是走了。您已熬过漫漫寒冬，去年立春之后，北京乍暖还寒，您还是选择别了，我们再也不能与您共沐春天。

您走了，带着那个时代的烟云，带着愈挫愈坚的传奇，您离去的背影风轻云淡，渐行渐远。

您来了，带着布鲁的念想，带着生死不渝的深情，来到这片南国的土地，在婆娑椰树下陪夫耕读。

您来了，带着川蜀女人特有的才情，融汇于万泉河的清流，慈爱平和犹春风作雨，滋润后人。

您是一个美女子，您是一个奇女子……

1936年，16岁的您为了逃避包办婚姻，只身来到成都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人创办的华美女中。您积极投身“抗日救国”大潮，加入共产党领导的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，成为校园中抗战宣传的中坚分子，您和另外6名同学的抗战救亡活动，遭到了学校的非难，成都教育界群起示威声援，后称之为“小七君子运动”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被学校开除的您毅然选择奔赴延安，投身革命。在延安，您先后入读陕北公学、延安中国女子大学、中央党校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被选拔为秘密侦查员，调入绥德保安处工作；在延安，您开荒推磨，纳鞋纺线，您巡视胶东，锄奸反特，把一腔青春激情洒播在边区的大大地上……

正是在这一时期，您认识了同在保安处工作的布鲁，并结为革命伴侣。布鲁，我的外舅公，也是一位琼东的硬汉，其人生经历堪称传奇，在延安，他肃匪特，破大案，屡建奇功，被习仲勋称为“红色福尔摩斯”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：“要用布鲁这样的同志保卫延安。延安要多几个布鲁就好了。”

1946年，您随布鲁领导的公安大队赴东北。东北全境解放后，您又随布鲁转战江西、广东，并为海南岛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我总在想，在那摧枯拉朽、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，共和国的历史上同样留下了你们精彩的篇章。你们无愧于时代！

但是，更令我们敬重的是，您一个柔弱女子，面对命运的不公所迸发出的坚强、坚忍和坚韧：1951年1月，布鲁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入狱。您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敏感和对爱的痴情，坚信布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。从此，您开始了30年不屈不挠的抗争。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，强加于布鲁头上的不实之罪才被推翻，平反昭雪。您说过您那时“热血满腔、泪流满面”。漫漫30年的抗争路，浸透着一个女人多少的冤屈和泪水；您单薄的身板，是怎样扛起了这30年的苦难。您为光明和真理活着！

从此，家乡的亲人记住了您人性的善良和坚守，记住了您对爱的不离不弃，我也曾在心灵深处记住了您这位“大陆舅婆”。但，一直无缘谋面。在这里，我们要特别感谢您和布鲁舅公的故交贾老，他也是革命的后代，一位充满正义感和道义心的老人。2009年6月18日，在有关部门和贾老的推动下，“纪念人民英雄布鲁诞辰一百周年”大会在博鳌举行，布鲁战斗过的陕西省、黑龙江省、江西省、广东省的领导专程参加，海南省有关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。在此纪念会上，我有幸认识了您，您的慈祥和儒雅，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两辈人的距离。这是您自1978年时隔31年后重回夫君的故乡。您热爱这里的风土人情、山水物产，89岁高龄的您，即便坐着轮椅，还是坚持要看布鲁在东屿岛的祖居，和他生活、革命过的地方……

说来也是奇了，那段日子连着几个晚上，我的房间、床前、帐上，每每总能看到一只硕大的蝴蝶，它翩翩而来，悄然而去。我与妻说这么大的一只蝴蝶从未见过，常见的都是彩蝶，而这斑斓的大蝴蝶，莫不是舅公也随舅婆回家看望亲人。毕竟他从1928年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捕远走印尼苏门答腊后，一直到1972年病逝，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。冥冥之中，虽阴阳隔世，却血脉相连。

从此，每到北京，我总记挂着要去看望您。记得2011年初，我和侄儿到北京看您，说好是十点半到，但舅舅卢山说您早早就起床穿戴收拾，坐在窗前守候。见到我们，您亲热地拉起家常，催促着卢山舅舅翻出了许多纤尘不染的老相片给我们看，一个角度一个姿势地陪着我们照相。临近中午，您一定要下楼到饭店里陪我们吃饭。要知道，您已是91岁的高龄，坐着轮椅上下下不方便，但终是拗不过您。吃完饭，我悄悄地买了单，您知道后说怎么能这样，眼中满是嗔怪。看着您坐在轮椅上缓缓远去的身影，我们想，一生颠沛刚强

的您，家乡、亲人一定是您心中最柔软的所在……此后，我和妈妈、弟弟、妹妹，还有侄儿们也多次去看望您，每次您还是说要下楼吃饭，但我们再也不敢造次。

您曾多次表示，希望百年之后与舅公合葬一处。这些年，选墓地，雕塑像，定纪念园方案，我们以虔诚的心默默地奔忙，就是为了圆您的心愿，每当累了乏了，我们总会想起您纪念舅公的文章《一生的守候》——“人生自古谁无死。现在我唯有一个愿望：我和布鲁在延安结婚，相亲相爱一生，却聚少离多，但愿死后，两人的骨灰一起送回博鳌老家，合葬在一棵大树下。在那个梦幻的天堂里，我俩相濡以沫，永远相守，再不分离”。每当想到这些文字，我们都眼底湿润……

您不仅是从刀光剑影中走过来的刚女子，更是至性至情的小女子。为了这份情，您一生坚守，不曾言弃。如今，贾老热心推动，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建设的“布鲁纪念园”已经落成，它就矗立于高坡之上，庄严肃穆，延安组织部专程空运种下的松柏郁郁葱葱，花岗岩雕成的布鲁半身塑像，军大衣上似落满冰霜，有猎猎西风吹过。他神情刚柔相济，目光平和睿智。眼前，就是他赋诗寄情“闲读椰树下，耕作万泉边”那魂牵梦绕的家乡。

远处，博鳌东屿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这是世界注目的地方。舅婆，博鳌现在已建成“天堂小镇”，这是您梦中的桃花源，这是您和舅公都倾心的田园。舅公会在这里等着您的归来，你们定会如化蝶的梁祝翩然起舞，白首相守，共享万年太平安好。

**H 草木芳华****村口的鹊肾树**

■ 颜小烟

其实鹊肾树只是它的学名，在方言里我们更喜欢叫它“鸡压树”。关于它的名字，小时候的我也曾经思虑过很久，是不是越冬的鸡在树荫底下觅食把土压实，它的枝叶就长得越繁茂，果子就结得越多呢？我也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远处向它观望，却发现虽然未有多少只鸡在它的树荫下觅食，它也依然长得枝繁叶茂、果实累累。

每年春末夏初，在你不经意间，就会有细小的粉黄的花苞从绿叶丛中挤出来，像一个个害羞却又好奇心极重的小小孩。远远望去，就像开满了一树繁星。

大概到了农忙时节，花儿才完全没了踪影，逐渐被黄澄澄的玉米粒般大小的“鸡压籽”占满了枝头，在金灿灿的阳光下随风摇曳。

那是乡下孩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，因着“鸡压籽”的召唤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村口的这棵鹊肾树下，分享着属于“鸡压籽”的时光。村口的鹊肾树旁，住着一户姓郭的人家，他们家的儿子跟我同龄，于是他们家就成了我们这一群孩子的秘密基地。

“鸡压籽”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聚在他们家的鹊肾树旁盘算着如何摘果子。大一点的哥哥会直接爬到树上边摘边吃，吃腻了就扔下来丢给我们。有时因为不甘心，我们也会从郭家搬出他们家摘莲雾的长竹竿，在树下颤颤巍巍地摘着“鸡压籽”。那小小的黄黄的“鸡压籽”在时光里一直晃呀晃，晃到即使我们忘记了它的味道，也晃不走它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。

没有“鸡压籽”的时候，我们也喜欢聚在鹊肾树下。有时是出海捡螺，鹊肾树底下的集合地点；有时是早起上学，村里起得早的孩子把全村的孩子都唤醒之后，就召集到鹊肾树底下集中；有时是一起去水井边洗澡，也非要到鹊肾树底下集合才过瘾。

有人说，“鸡压树”其实就是“界压树”，因它寿命较长，容易生长所以被选作古时村庄的定界记号。在以前，只要看见了“鸡压树”，就等于看到了村庄的分界线。而多年之后，当我重回故乡，才知道，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打，童年的鹊肾树一直站在那里，渐渐地站成了游子们心灵版图上故乡的模样。

**H 抬眼低眉****一柄锄**

■ 路来森

夏日，田地中荒草萋萋。

于是，一柄锄，就插入了荒草之中。一柄锄与一片荒草，是一种对立的关系，一柄锄，是容不得荒草的存在的。一柄锄插入荒草之中，就意味着一片荒草就要消失了。

出坡，随身带一柄锄的，这是夏天农人的一种需要，更是一种习惯。

来到田头，农人习惯于，先在田头站一会儿。

站着，瞭望一下眼前的这块庄稼地。此时，一柄锄，就挂在农人的手中；此时，一柄锄是站立的，顶天立地。一柄锄与一位农人，共同在瞭望眼前的土地。

熏风吹拂，庄稼发出哗啦啦的声响，那么的清脆，那么的嘹亮，像是一阵阵快意的欢笑，于是，农人笑了，一柄锄似乎也笑了。一柄锄和一位农人，有着对土地同样的欢喜和热爱。

可是，当农人垂首，看到土地里的荒草时，就沉默了。于是，他就将一柄锄，插入了土地的荒草之中；于是，农人，弓下了自己的腰；一柄锄，也弓下了自己的腰。

我喜欢农人用一柄锄，除草的那份情状。

锄炳长长，握在两手之中，握得紧紧的。弓腰，用力，双臂后拉，身体微微向后一倾，力量透过胳膊，穿越锄炳，凝聚于锄头上，锄头上就发出清脆的“嚓嚓”声，于是，一片草，就随声倒下了。继续前行，往返地进行着这一动作，于是，大片大片的荒草就倒下了——倒在了农人的身后。

再看看农人的胳膊，青筋暴突，那份力度，很是让人震撼；那份力度，传到锄炳上，一柄锄会怎样？我推想，它一定是一片片的欢喜和雀跃的。因为，一柄锄与一位农人，是心心相通的。

夏日，农人喜欢裸背干活。一段时间后，你就会发现大滴大滴的汗水，顺着农人黝黑的脊背流下，顺着农人紫红的脸膛流下。汗滴，明净如珠，映着农人的容颜，映着庄稼的葱郁，映着天上的蓝天、白云。农人黝黑的脊背，则呈现出一种黑黝黝的亮度，他用这种亮度，照亮自己一段耕作的历程。汗水滴下，滴在锄炳上，滴在土地上，吧嗒吧嗒，砸得土地生响，硬碰硬，“汗滴禾下土，粒粒皆辛苦”，此种感受，对于一柄锄头，对于一位农人来说，其体会是最直接的，也是最深刻的。

不过，农人也不会因为汗滴而生痛；他知道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汗水，浇灌一块土地，浇灌一块土地的丰收。

累了，农人就会歇一会儿。

席地而坐，或者抓一把萎蔫的荒草，坐在上面；一柄锄，也要休息，就横放在农人的身边。燃上一支纸烟，一边吸烟，一边就回望着锄过的土地，或者倾听着周围庄稼地里发出的声响。回望锄过的土地，身后荒草倒伏、萎蔫，农人心中，一派欢喜，满是自在的欣慰和熨帖。静静地倾听，倾听土地沉重的呼吸声，倾听风吹庄稼的唰唰声，倾听此起彼伏的繁杂的虫鸣声，也许，还有一柄锄的默默的低语声。

休息的农人，手也不会闲着。他会随手从身边捡起一块石块，以之擦亮一柄锄头。缓缓地，动作很轻微，仿佛很心痛似的。直至，将一把锄头擦得锃亮，露出它明净的容颜。锄炳，也要擦，因为农人知道，锄炳上有许多“眼睛”，父亲的、爷爷的，甚至于爷爷的爷爷的……他们，正看着他，看着他用这柄锄头，锄尽土地中的荒草。

荒草锄尽了，庄稼才能生长得更好。

休息够了，一柄锄头，就又插入了一片荒草之中……

年年岁岁，一柄锄头，陪伴着一位农人，总在荒草中，唱着自己的歌，生生不息……



投稿邮箱  
hnrbzpb@163.com

**H 诗路花语****论云诗**

■ 孙文波

用奔跑形容海向岛上空的云没有新意。否定象征性。它成为不了天空上的一群鱼。

也不是一条龙掠过天空。我仰望着，观察它变幻的形状到底能带来多少穿插附会。

一片云正缠绕在一幢褐色高楼顶层，就像舌头舔食巧克力。想象的甜腻，让我眷恋。

还有另外一片云，就像发酵面团不断膨胀，迅速笼罩在远处公园上空。看上去会降下一场雨。

我因此同情那些正在公园玩耍的人，他们可能成为落汤鸡（到这里犯了考据癖）。

为什么被雨淋要形容成落汤鸡，难道不可以形容成落汤乌龟？对事物的联想与欲望有关？

一大锅鸡汤是美好的……扯太远了）。这时候，

我其实应该谈谈云的颜色：浅灰色，犹如洞背山中的岩石；深灰色，犹如钢铁。

褐红色。那是被阳光镀染了。要是形容只能用织锦。

能否由此想到宫廷幕帷，想到奇异地貌？

遗憾的是好像牵强。不幸强的，某一瞬间一片云的形状变得就像肥硕的牡丹花。这巨大的牡丹花，

将天空弄得非常华丽。并且，产生出压迫的力。

让我觉得不形容一下都不行了。我因此写下，